

道家者源本出於黃帝老子其述以清靜無
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儉慈不爭為行
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
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龍山變化之術黃
庭大洞之法木公金丹之說太乙紫微之祀
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
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噫修之身其
士之言末也得其本而末自至噫修之身其
德真以至天下其德乃普非二本也學者果
能得一而有以貫通則所謂杳冥之精恍惚
之妙實昭然於守中抱一之中而玄牝之機
橐籥之用莫非道之所為也惟深造自得者
知之淳祐丙午臘月望清源天慶觀後學主
山董思靖書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後學董思靖集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此先無以為
立言之始也

道者萬理之總名名者萬物之所指然道

不可名非言能喻將托於言強名曰道故

道而可道名而可名則非常道常名矣常

道常名者即經所謂道常無名而自古及

今其名不去者是也常之為言自然長存

無時不然無處不有

無名天地之始

此言道者天地萬物之原也以其絕無朕

兆故莫得而名此即常道常名形而上者

是也

有名萬物之母

此即兩儀既立已有可名而萬有皆從此

生乃形而下者是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

此言聖人體道在己乃寂然不動所存者

神之時即此可見道體之至微至妙者也

常者真常妙本也蓋無欲為靜體之常也

有欲為動用之行也雖動靜不同時體用

必有不然妙本湛然寂而常感感而常寂

未始有間常自若也故皆曰常觀者廓然

大公寂無不照之義

常有欲以觀其微

微古弔切邊際也此感而應之時也於此

可觀妙道之用矣是蓋指其動而可見處

言之周子所謂靜無而動有是也○陳景

元云大道邊有小路曰微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

妙之門

此總結上意兩者謂無名有名妙與微也

體用同源故曰同也出即動靜之義謂或

動或靜而體用分焉故曰異名然稱名雖

殊即本則一故又曰同也惟同則性情冥

而不可致詰是謂之玄凡遠而無所至極

則其色必玄其在人心乃淵默無象之義

夫玄雖變通無極深不可測然猶有玄之

心在焉又玄則遣其滯玄之累也湛然無

迹而能開闔陰陽化生不匱在於事物最

為微妙而理事皆由此出故云衆妙之門

右一章 河上公名體道素諸家多以
 序一經之旨也或問有名無名何耶
 多就無字有字為句今獨不熱何耶
 曰所謂無名即道也有名即名也
 道無形而無名此始之始者蓋謂道
 之別今云無名天地之始者蓋謂道
 在天地之先而初無定名之可指故
 經云道常無名又云道隱無名是也
 惟道無所不在雖起乎無物之先然
 亦未嘗不在乎有物之後故在無為
 無而未嘗清於無在有名而自古以
 因於此其所以為道常名也歟若
 直以無而名之則是以道為專屬於
 無及其無而化而為有又不可隨之
 矣有所謂常名哉况有無固不足以
 道苟欲必謂之無未免論於空寂之
 一偏則天地萬物果何自而有耶今
 云無名者指其然於無形無名之中
 地萬物之理莫不具其所以然也
 可直謂之無也夫道不可得而名也
 惟聖人無思於言則已苟欲立言非
 名之則無以顯其道然又恐學者尋
 言滯句而名道以方故先標於篇首
 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
 旨深矣或問常無欲常有欲者前華
 多以常無欲可而謂之令亦不然而
 所謂無欲故可而謂之令亦不然而
 聖人之心何嘗有欲今所謂有欲乃
 即其起處而言耳當其靜而無為之
 時乃無欲也及其應物而動雖未嘗
 離乎靜然在於事對無欲則已有欲
 也欲猶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欲耳朱
 文公卷說其仲之問亦云微是造微

如建界相以是說那應極處向來人
 皆作常無常有無不若只作常無欲
 絕句則有常無欲先論於常無欲
 空而妙通之體用我況以常無為句
 而丁文云欲以觀其妙則於常無之
 時而亦謂之欲可乎或問此兩者同
 出而異名固多耶曰章首既以無名
 同字屬上句何耶曰章首既以無名
 有名別道與無欲又無欲有欲分
 體與用則章末固當合而結之也夫
 道無體用固不可無則然初非相離
 而各為一物惟無以道則無以立
 以行非是用則體無以顯道宰乎無
 而不固乎用則體無以顯道宰乎無
 道即體也亦即用也體用一源理物
 無間故曰此兩者云云蓋雖印沖漢
 無朕之體而昭然事物之用已具即
 建無動靜之不同而體然無分是體
 靜而無名無欲則體也及至於動而
 有名有欲則用也故體之曰無名矣
 動靜為二本及異體用於無一也故
 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惟其一也而
 與名所以該體用實動靜混然玄同
 而無可指之迹故曰同謂之玄矣關
 尹子所謂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
 今曰神曰玄今日道是也然則所謂
 玄亦直寄云耳故又神其渾玄之緊
 密矣至哉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
 斯不善矣
 繞涉定名則有對待相因相軋如循連環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
 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和去聲此六對者相因而有也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處上聲此無為也惟不落於一偏故六對
 不得而有
 萬物作而不辭
 此則無不為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
 此大而化之也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夫音符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惟無為自然
 則其居吳去哉
 右二章 河上名養身此章連學
 者於名迹兩忘之地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
 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尚賢名也貴貨利也惟無所徇則心不外
 馳矣夫所謂不見可欲者非膠其目而不
 見也使萬境之雜乎吾前惟不見其有可
 欲之處則情不附物而此心澄然矣所以

卷之五

銖視軒冕泥着金壁何欲之有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
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強梁良切知如字虛心者物我兼忘實腹
者精神內守物我兼忘則慮不萌而志自
弱矣精神內守則氣不餒而骨自強矣虛
心弱志則民自無知實腹強骨則民自無
欲也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夫音扶知音智聖人之道內以之治身外

以之治人皆然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
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是也

右三章河上名安民此章言忘貴尚
無為而合至理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道體冲虛漠然無朕而其用則無所不該
雖天地之大動植之繁在於其中亦莫盈
其量矣蓋形有限而理無窮此固道之大
而無外實不盈也然而其細亦無內故雖
一物一事亦莫不各具而毫髮不遺是又
必近察乎此而不可一向馳心空妙以求

其所謂大而不盈者故云或也或之者疑
之也又繼之曰淵兮似萬物之宗蓋淵者
虛澄深靜而不可測之稱此其所以為萬
物之宗本然不可定名故云似也蓋即萬
物而觀則必有以為之宗主者而實未嘗

有方體也
控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物莫不有是道而人獨能全之故上聖教
人修之以極其全也夫銳者人之才智外
形而有芒角者也紛者事之節目繁會而

整錯者也挫則磨礪以去其圭角而本然
圓成者自若矣解則如庖丁之理解而紛
則其族也及乎濼然已解而靜一不紊者
自若矣此修於外以養其中也和其光則
光矣而不耀同其塵則磅礴萬物以為一

此一於內以應其外也及其至也內外一
如而後渾然之全體在我湛然常存矣似
或者不敢正指也蓋道無定體而執之則
失矣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者天地萬物之母故曰不知誰之子象
者有形之始帝者有物之主曰先者其未
有形有物之前也

右四章河上名無源此章明妙
本冲虛而其用不測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

仁者生之本愛之理三才之大德也所謂
不仁者不滯於仁猶上德不德之義也蓋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
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以不係累於

當時不留情於既往如東芻為狗祭祀之
儀適時而用已事而棄豈容心哉此無私
之極仁之至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橐籥他各切籥也籥音藥管也能受氣鼓風
之物也天地之間二氣往來屈伸猶此物
之無心虛而能受應而不藏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陸河上本皆釋屈作竭○朱文公曰有一
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

動而不能出矣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者朔彙也○司馬溫公曰能守中誠不言而信也○蘇文定公曰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云云

右五章

河上名虛用此章先以天地其無和無為虛中之體既立則其用自然不慮也○不可徒向於用而不知反求其本也○所以然故數之謂守中以為入德之門也○夫中即道也○其體則圓同太虛卓然而無所倚倚之類以其周則固深無間在於事物各無過不及之謂也○守則學以求至者之事也○及乎功用純熟則守底覺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神者謂其體之虛而無所不受而其用則應而不可測也以其綱紀造化流行古今妙乎萬物而生生不息故曰不死此即真一之精陰陽之主故曰玄牝此言理寓

於氣而玄陽也牝陰也蓋陽變而玄妙莫測陰合而生生不窮故也○文公曰至妙之理而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此說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門猶衆妙之門天地萬物皆從此出根猶草木之根人所不可見而實為生生之本謂陰陽之闔闢而為天地之本也其在人身則元官牝府乃神炁之要會天地同根者也○曹道沖曰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沖和而藏炁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曹曰綿者沖和不絕之謂也道貴無迹謂之有則滯謂之無則頑故云若存○文定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體此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右六章

河上名成象此章言道之體則體之也蓋因玄牝之生動靜而後知谷神之不死因天地之動靜有常然後識玄牝之所為而谷神以理言玄牝以氣言天地以形言蓋道之妙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乃宰制氣形而貫通無間者也○或問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玄下牝子母相親及鼻

為玄吸然而上通於天口為牝吐而下降於地今皆不取其說何耶曰是則專而於人身而言也此章乃陰陽從萬化原頭說起蓋此道宰御之性即天地之炁為人之體故近取諸身此理實同自口鼻之說又難與為升平叔云玄牝之門世罕知只這口鼻

無兒下子幾人疑若還不信長生理門就金丹看真氣未真上玄玄牝之門生身成先天無虛無五今玄玄時人要識真玄牝不在心兮不在腎窮取生身交炁初莫怪天機都漏盡言純陽云玄牝之門不易言從來此處理會玄用似日靈拔月窟來如海峽

○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不生者生之本故云生生者不生是也凡麗形數者必有限量今云天長地久者特以人所見者言之耳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1 (172) A B 35-5

此屈已而忘我固非計私而為利乃理勢之自然蓋牧謙而先忘形而壽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不與物競生聖人不與人爭得所以大過人矣至公一理不可磨滅乃長久之道也

右七章 河上名難光此章明無私之旨乃可久之道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處上聲惡去聲幾音幾近也守柔處下乃俗之所惡而實近於道然履子形則於道

有間故曰幾也

居善地

卑以自牧猶就下也

心善淵

淵靜而虛明此皆先存其體也蓋必有牧

謙淵靜之德然後王者之功用所以行也

與善仁

與虛而不與盈澤博而不求報無私而已

言善信

誠信之言不待期而符契如潮汐之無爽

及塞必止決必流鑑妍媸而不妄行險地而不失也

政善治

正容而物悟清靜而民化亦猶平甲準而駉激垢也

事善能

趨變任事各當其可猶隨器方圓任戴輕重及避礙就通而不滯於一也

動善時

時行時止猶春津而冬凝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有德有功而不爭乃德之至此其所以為

上善夫如是復何尤哉尤過也怨也

右八章 河上名易性此章以水喻上善明不爭之行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已音以也揣初委切治也○文定曰知

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

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

必恃也若夫聖人無積尚安有盈循理而

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

所用揣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遺唯季切貽也能體四時代謝之序亦可以見天道○劉師立曰盈則必虛戒之在

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

貪富貴易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在

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教人謂非

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乎

富貴功名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右九章 河上名運夫此章明修身當體自然之理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離平聲此資福延壽經所謂守煉精魄自

然沖沖之意載乃登乘之義古文用字多

有此例魄乃形魄精魄之謂營魄抱一猶

衛形葆精之義蓋以魂御魄抱一而不離

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此襲氣母之義○文公曰專非守之謂只是專一無間斷純全如嬰兒然了無

知之之心則柔亦至矣蓋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了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此洗心藏密之義滌洗也除遣也玄覽心照妙理也疵病也夫玄妙之見不除是為解縛滌除之迹猶存是為覺礙無礙則法愛忘而能所雙泯矣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此言推其緒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芻狗遇之可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此言出入往來酬酢變化而主靜也天者自然之門開闔者變化之道雌靜者蓄養之德為雌或作無雌謂雌靜而不滯於靜乃無雌也或云無雌乃無陰邪以間之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此寂感無違方也○文定曰蓋是心無所不知而未嘗有能知之心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之心則是二也○上三者言精氣神則修身之事也乃存體以致用謂盡

已之性以至於命而極其大而化之之地也下三者言其用効則治人之事也乃即用以歸體盡人物之性而見諸事業之間

功參化育而不居以大其無我之公此聖人之能事大道之玄功也所以下文乃申言之

謂玄德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長上聲畜許六切養也○潛被嚙通不自彰顯忘功忘物洞入冥極

右十章

此言出入往來酬酢變化而主靜也天者自然之門開闔者變化之道雌靜者蓄養之德為雌或作無雌謂雌靜而不滯於靜乃無雌也或云無雌乃無陰邪以間之也

而陰靜寬火二而魄水一謂以寬而相安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則不安如人登車而常載於水上

不能因長生久視之要也但為之說者非字義而又并言人載其魂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魂之意獨其

為之說以營魄為人所謂居之則亦河上之說出焉洪慶善亦謂陽氣元

其文意且若此則人將使神常於物欲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

義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也者鬼之成也鄭氏註曰魄也

1102528.11-3

日之光耀為寬也謂日以其光加於
月也故曰月未望則其光漸於
上則於東其光漸於西而漸
生則於西其光漸於東而漸
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圓及既
則以日之光守其處之未而漸
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是月週
為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
其在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
若之比而成俗
此寬是之說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輻音福輪中漆數聚堅木也轂古木切乃
外受輻輻所會中空受軸以為樞者當丁
浪切即也無者空虛處也謂輻較相漆以
為車即其中之虛然後有車之用○文公
曰無是轂中空處惟其空中故能受軸而
運轉不窮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
無窮亦此意也

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埴始然切和土也埴市力切粘土也皆陶
者之事此亦因其器中空無然後可以容
物乃為有用之器下意同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鑿穿也半門曰戶門旁窓曰牖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是三者皆於外有以成形中虛而受物外
有者適時之利中虛者真常之用非無則
有無以施其利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是
故形神相資有無相以而宰形御氣者常

無此所以妙化萬有而利用不窮焉易曰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不可見則乾坤或
幾于息矣亦此意也

右十一章相資之妙用以達其二邊
之取捨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今五平聲使也爽失也謂失恬淡之真味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是氣也而反動其心雖志之動氣常十九
然此章所言皆由外而感我者故告之制
於外以安其內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行去聲難得之貨皆外物也妨謂傷害也
心愛外物則於善行有所妨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去口舉切撤也此除去之去非去來之去
腹者有容於內而無欲目者遠見於外而
誘內為腹猶易良背之義不為目猶陰符
樞在目之說也

右十二章逆境皆失其正蓋前章言
虛中之妙用無窮故此則戒其不可
為外邪所實也而其要則在於目是
以始於言之如六根六塵眼色亦居
其首夫子曰勿必先曰視皆此意也
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後心
必慮是必不可靜惟動而未嘗靜靜
則動而不靜惟動而未嘗靜靜
物乃湛然無欲矣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得為寵失為辱二者皆若驚謂不能以自
安也貴顯與患難二者皆若身之不可辭
何謂寵辱寵為下

寵為辱本因寵然後有辱故曰為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不以其道則必為得失累其心故若驚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
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為去聲此又言身為貴患之本無身即忘

我也前不及辱此不及貴乃互文以見意亦以人莫不好貴而惡患故獨以患言此蓋由有我見存焉苟能無我則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夷險不二苦樂一等則誰更受貴與患哉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郭象曰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徇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蓋謂必能貴愛其身然後可任以天下而貴不及愛之深寄不若託之久或云知貴愛其身則能外天下矣

右十三章河上名嚴和此章明去妄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天下大物也且不以為累况於他物乎而忘身者方外之學也貴愛其身而不以天下為累者黃屋非心者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

大象平夷無色可見

聽之不聞名曰希

大音希聲寂不可聽

搏之不得名曰微

搏伯各切微妙無形虛不可執此三者不可致語故混而為一

詰契吉切夫道非視聽智力之所能及要必歸於一而後可爾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皦古曉切明也謂在上不加明而在下不加晦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雖繩然有條運而不絕然實無物之可名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

文定曰狀其著也象其微也惟非有非無而有無不可以定名故曰恍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惟其非形色而周旋無端所以不可得而隨迎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時有古今道無終始聖人教人體道以治身御物謂即其物之有而原其始之無者則得其本而統之有宗矣

右十四章河上名贊玄此章言道體之冲妙如此若夫聞不出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薛見不起色者苟非達已著物則必委有著無故反覆發明其不即不離之旨而使人深達以自得之也

文定曰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測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若冬涉川強上聲豫者圖患於未然遠巡如不得已慎之至也

猶若畏四隣

猶者致疑於已事蓋遠德若偷退藏於密

戒之深也儼若客

文公曰儼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容殊失本旨况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容協釋脂若符契又此凡言若者皆有事物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為主而無與於事

故其容儼然耳

渙若水將釋外端莊而內寬裕渙然不凝於物也

敦兮其若樸

質素渾厚圭角不露

曠乎其若谷

寬而有容虛而能應

渾乎其若濁

渾與混同和光同塵泥揚波冥于至道

孰能獨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以物汨性者惟靜以澄之則本然之清明者徐自復矣住於寂滅者惟安而能遷則不滯於一隅而徐自生矣所以活潑潑地而動靜兩忘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御註曰大白若辱威德若不足○牧謙終節人之所難故又戒其矜滿之心其旨深矣惟無自滿之心故能常守其弊而不自有其新成之功

右十五章河上名顯德此章句有

矣如列子居鄭國四十年無人識者便是這樣子富若西晉之風人焉有

致虛極守靜焉

虛靜兼忘是謂為極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芸芸者動出之貌虛乃實之根靜乃動之

根謂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夫靜天性也乃命於我者如是而已及乎

感物則動矣惟動靜兩忘則動未嘗離靜

而復其本然之天矣○文定曰苟未能自

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

歸根然後為靜命者性之妙也易謂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是也

復命曰常

物未有能常者惟至於命則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悟乎此則明亦至矣

不知常妄作凶

既昧乎此則緣物而動皆妄也其凶可知

知常容

徹見本元則差別混融通塞非礙何所不

容哉

容乃公

尚誰私乎

公乃王

文定曰天下將往歸之矣

王乃天

黃茂材曰王者與天為徒

天乃道

天法道也○文定曰天猶有形至於道則

極矣

道乃久沒身不殆

劉涇曰所謂自古固存也

太上知有之

太朴上古之時上如樸枝民如野鹿是也

其次親之譽之

此以仁義結人者也

其次畏之侮之

此以智力服人者也

故信不足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惟自信之

誠不足而後申之以勸賞重之以刑政而

民始有不信之心矣

猶子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希言自然而民服無為之化則太古之治

可復故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

右十七章

河上名淳風此章贊太古無為之化而警愚俗之目

也下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

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之隆仁義之實隱然於其中而民不

知所謂純樸不殘孰為犧樽是也然犧樽

亦豈難純樸而別為一物哉特其智慧已

出而詐偽亦由是而滋矣○文定曰克非

不孝而獨稱舜無警吏也伊周非不忠而

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右十八章

河上名信薄此章蓋深潤世道之不及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惟不居其聖則絕無自聖之心去小智則

大智明故使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其利

溥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夫仁義之實本為孝慈惟假其名而忘其

實則其本迷矣故欲棄絕其迹而復其良

知良能之初則仁義之實可不言而盡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文定曰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

者非以為盜而盜賊不得則無以行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今有所屬

今平聲屬之欲切聖智仁義巧利此三者

皆道中之事由後世徒徇其名用之以為

文飾而內誠不足乃專以智力持世豈足

為善治哉至於末流必有不勝其害者矣

故今及其本而有所統屬則天下之民各

復其性矣所謂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及我

無為而民自化云云是矣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見賢過切此乃屬之地棄絕之機要也

右十九章

河上名遠淳此章尊素朴持矣陰符經云絕去私欲之累則其利是也或云絕者非去絕之絕乃極其至而人不可及之謂也心有絕聖然後能棄私智下意同

絕學無憂

得道忘詮釋然無累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唯維水切聲順而恭廉也阿烏何切聲高而慢磨也

得道忘詮釋然無累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唯維水切聲順而恭廉也阿烏何切聲高而慢磨也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而慢磨也

若未至乎絕學之地當知此心寂然無為

於善惡未發之時乃渾然之本體至正至

善者也及乎趨善向惡時為動也然有是

身不能不感故當致察於感物而動之時

謂恭與善則原於理義之正而慢與惡則

汨於形氣之私其於二者之間相去不容

以髮而天理人欲分焉惟欲易流入莫不

然是不可不畏也苟能於此察之精而擇

之審守之固而養之熟乃至於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則雖感應無窮而湛然虛明者

自若乃純乎天理了無對待則慢與惡何

有哉

荒乎其未央哉

荒大而莫知其畔岸則是未嘗倚乎恭慢

之一偏也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怕曰各切靜也心目所經外境方感隨時逐物而不知其非惟上聖徹見其妄過之漠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至提孩心無所著故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曹曰乘萬物而遊無所係累也

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道

遺忘也蓋有若無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註曰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益謂大智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昭昭光耀自衛也若昏謂不分別也察察明而不容貌悶叶音莫奔切寬裕貌

澹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

颺力幽切如長風飄揚之狀夫淵靜容物

乃混然之全體變動不居乃大用之流行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以用也頑然無知也鄙野也人皆知有用

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於母

文定曰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如嬰兒求食於母也

右二十章

河上名異俗此章肯示絕格凡聖以對十餘論獨行以明理或曰唯何同出於聲善惡同出於意也此故大上忘情是非俱泯者之所為然學者宜須於善惡不可名義者服始得乎五以善與惡同耳則是任天下入於惡而不之顧豈理也哉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

後學董思齊集解 短六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甚也謂盛德也德乃道之所以形見者自是推之則凡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

謂從道中出也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有無不可定指之也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此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也冥冥之中獨見

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於至無之中而

真一之精湛然獨存感之即應豈非信乎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

甫之然哉以此

文定曰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

名之惟未嘗去故能以閱衆甫之變也甫

美也雖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倖然甚真之

精常存而不亡聖人知萬物之所以然者

亦以能體此道故也